



墨子全書

二

八

服部文庫

1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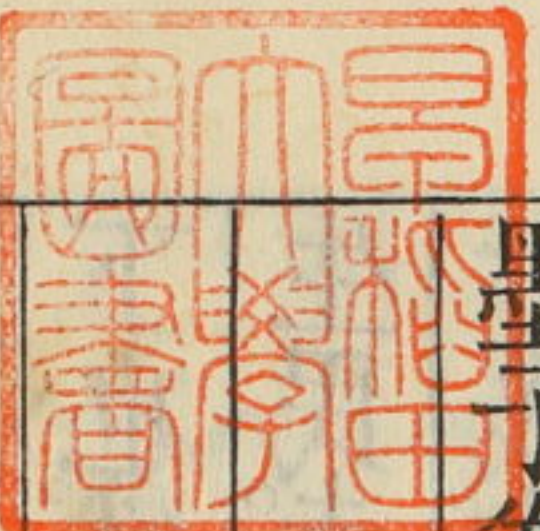
249

2



117
349
2

墨子卷之二



尚同下

歸安茅坤校閱

子墨子言曰。知者之事。必計國家百姓所以治者而為之。必計國家百姓之所以亂者而辟之。然計國家百姓之所以治者何也。上之為政得下之情則治。不得下之情其亂。何以知其然也。上之為政得下之情。則是明民於善非也。苟若明於民之善非也。則得善人而賞之。得暴人而罰之也。善人賞而暴人罰。則國

以衍校注
本作是

眾疑家

必治。上之為政也。不得下之情。則是不明於民之善。非也。若苟不明於民之善。非。則以不得善人而賞之。不得暴人而罰之。善人不賞。而暴人不罰。為政若此。國眾必亂。故賞不得下之情。而不可不察者也。然計得下之情。將奈何可。故子墨子曰。唯能以尚同一義為政。然後可矣。何以知尚同一義之可。而為政於天下也。然胡不審稽古之治。為政之說乎。古者天之始生民。未有正長也。百姓為人。若苟百姓為人。是一人一義。十人十義。百人百義。千人千義。逮至人之眾不

可勝計也。則其所謂義者。亦不可勝計。此皆是其義而非人之義。是以厚者有闕。而薄者有爭。是故天下之欲同一天下之義也。是故選擇賢者。立為天子。天子以其知力為未足。獨治天下。勉以選擇其次。立為三公。三公又以其知力為未足。獨左右天子也。是以分國建諸侯。諸侯又以其知力為未足。獨治其四境之內也。是以選擇其次。立為卿之宰。卿之宰又以其知力為未足。獨左右其君也。是以選擇其次。立而為鄉長家君。是故古者天子之立三公諸侯卿之宰鄉

長家君。非特富貴游佚而擇之也。將使助治亂刑政也。故古者建國設都。乃立后王君公。奉以卿士師長。此非欲用說也。唯辯而使助治天助明也。今此何為人上而不能治其下。為人下而不能事其上。則是上下相賊也。何故以然。則義不同也。若苟義不同者。有黨。上以若人為善。將賞之。若人嚙使得上之賞。而辟百姓之毀。是以為善者。必未可使勸。見有賞也。上以若人為暴。將罰之。若人唯使得上之罰。而懷百姓之譽。是以為暴者。必未可使沮。見有罰也。故計上之賞

賊一作賤

譽。不足以勸善。計其毀罰。不足以沮暴。此何故以然。則欲同一天下之義。將奈何可。故子墨子言曰。然胡不賞使家君試用。家君發憲布令其家。曰。若見愛利家者。必以告。若見惡賊家者。亦必以告。若見愛利家以告。亦猶愛利家者也。上得且賞之。眾聞則譽之。若見惡賊家不以告。亦猶惡賊家者也。上得且罰之。眾聞則非之。是以徧若家之人。皆欲得其長上之賞譽。辟其毀罰。是以善言之家。君得善人而賞之。得暴人而罰之。善人之賞。而暴人之罰。則家必治矣。然計若

言之下。本有不善。言之四字。

批選本下
非國作天下

家之所以治者何也。唯以尚同一義為政故也。家既已治。國之道盡此已邪。則未也。國之為家數也甚多。此皆是其家而非人之家。是以厚者有亂而薄者有爭。故又使家君總其家之義。以尚同於國君。國君以為發憲布令於國之眾。曰。若見愛利國者。必以告。若見惡賊國者。亦必以告。若見愛利國以告者。亦猶愛利國者也。上得且賞之。眾聞則譽之。若見惡賊國不以告者。亦猶惡賊國者也。上得且罰之。眾聞則非之。是以偏若國之人。皆欲得其長上之賞譽。避其毀罰。

是以民見善者言之。見不善者言之。國君得善人而賞之。得暴人而罰之。善人賞而暴人罰。則國必治矣。然計若國之所以治者何也。唯能以尚同一義為政故也。國既已治矣。天下之道盡此已耶。則未也。天下之為國數也甚多。此皆是國而非人之國。是以厚者有戰而薄者有爭。故又使國君選其國之義。以尚同於天子。天子亦為發憲布令於天下之眾。曰。若見愛利天下者。必以告。若見惡賊天下者。亦以告。若見愛利天下以告者。亦猶愛利天下者也。上得則賞之。眾

亦

墨子全書卷之二 四 城東書坊
聞則譽之。若見惡賊天下不以告者。猶惡賊天下者也。上得且罰之。衆聞則非之。是以徧天下之人皆欲得其長上之賞譽。避其毀罰。是以見善不善者告之。天子得善人而賞之。得暴人而罰之。善人賞而暴人罰。則天下必治矣。然計天下之所以治者何也。唯而以尚同一義為政故也。天下既以治。天子又總天下之義。以尚同於天。故當尚同之為說也。上用之天子。可以治天下矣。中用之諸侯。可治其國矣。少用之家君。可用而治其家矣。是故大用之。治天下而不窳。小用

之譽之之
衍

之治一國一家而不橫者。若道之謂也。故曰。治天下之國。若治一家。使天下之民。若使一夫。意獨子墨子有此。而先王無此。其有邪。則亦然也。聖王皆以尚同為政。故天下治。何以知其然也。於先王之書也。大誓之言然。曰。小人見姦巧。乃聞不言也。發罪鈞。此言見淫辟不以告者。其罪亦猶淫辟者也。故古之聖王治天下也。其所差論。以自左右羽翼者。皆良外為之人。助之視聽者衆。故與人謀事。先人得之。與人舉事。先人成之。光之譽。令問。先人發之。唯信身而從事。故利

若此古者有語焉曰。一目之視也。不若二目之視也。一耳之聽也。不若二耳之聽也。一手之操也。不若二手之彊也。夫唯能信身而從事。故利若此。是故古之聖王之治天下也。千里之外。有賢人焉。其鄉里之人。皆未之均聞見也。聖王得而賞之。千里之內。有暴人焉。其鄉里未之均見也。聖王得而罰之。故唯毋以聖王為聰耳明目與。豈能一視而通見千里之外哉。一聽而通聞千里之外哉。聖王不往而視也。不就而聽也。然而使天下之為寇亂盜賊者。周流天下。無所重

均下脫聞

唯字校注本以意改
雜字

持一作

足者何也。其以尚同為政善也。是故子墨子曰。凡使民尚同者。愛民不疾民。無可使曰必疾愛而使之致。而持之。富貴以道其前。明罰以率其後。為政若此。唯欲毋與我同。將不可得也。是以子墨子曰。今天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情將欲為仁義。求為士。上欲中聖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故當上同之說。而不可不察。尚同為政之本。而治要也。

兼愛上

聖人以治天下為事者也。必知亂之所自起。焉能治

之不知亂之所自起。則不能治。譬之如醫之攻人之疾者然。必知疾之所自起焉。能攻之。不知疾之所自起。則弗能攻。治亂者何獨不然。必知亂之所自起焉。能治之。不知亂之所自起。則弗能治。聖人以治天下爲事者也。不可不察亂之所自起。當察亂何自起。起不相愛。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謂亂也。子自愛不愛父。故虧父而自利。弟自愛不愛兄。故虧兄而自利。臣自愛不愛君。故虧君而自利。此所謂亂也。雖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此亦天下之所謂亂也。

父自愛也。不愛子。故虧子而自利。兄自愛也。不愛弟。故虧弟而自利。君自愛也。不愛臣。故虧臣而自利。是何也。皆起不相愛。雖至天下之爲盜賊者亦然。盜愛其室。不愛其異室。故竊異室。以利其室。賊愛其身。不愛人。故賊人以利其身。此何也。皆起不相愛。雖至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亦然。大夫各愛家。不愛異家。故亂異家。以利家。諸侯各愛其國。不愛異國。故攻異國。以利其國。天下之亂物。具此而已矣。察此何自起。皆起不相愛。若使天下兼相愛人。若愛其身。

亡術

惡施不孝猶有不慈者乎。視子弟與臣若其身。惡施不慈不孝。亡猶有盜賊乎。故視人之室若其室。雖竊視人身若其身。誰賊。故盜賊有亡。猶有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乎。視人家若其家。誰亂。視人國若其國。誰攻。故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有亡。若使天下兼相愛。國與國不相攻。家與家不相亂。盜賊無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則天下治。故聖人以治天下為事者。惡得不禁惡而勸愛。故天下兼相愛則治。相惡則亂。故子墨子曰。不可以不勸愛人。

者此也

兼愛中

子墨子言曰。仁人之所以為事者。必興天下之利。除去天下之害。以此為事者也。然則天下之利何也。天下之害何也。子墨子言曰。今若國之與國之相攻。家之與家之相篡。人之與人之相賊。君臣不惠忠。父子不慈孝。兄弟不和調。則此天下之害也。然則崇此害亦何用生哉。以相愛生耶。子墨子言曰。以不相愛生。今諸侯獨知愛其國。不愛人之國。是以不憚舉其國以

不

攻人之國。今家主獨知愛其家。而不愛人之家。是以不憚舉其家以篡人之家。今人獨知愛其身。不愛人之身。是以不憚舉其身以賊人之身。是故諸侯不相愛。則必野戰。家主不相愛。則必相篡。人與人不相愛。則必相賊。君臣不相愛。則不惠忠。父子不相愛。則不慈孝。兄弟不相愛。則不和調。天下之人皆不相愛。強必執弱。富必侮貧。貴必敖賤。詐必欺愚。凡天下禍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愛生也。是以仁者非之。既以非之。何以易之。子墨子言曰。以兼相愛交相利之

此下文以上脫是字

于一作字
故曰忌街

法易之。然則兼相愛交相利之法。將奈何哉。子墨子言。視人之國。若視其國。視人之家。若視其家。視人之身。若視其身。是故諸侯相愛。則不野戰。家主相愛。則不相篡。人與人相愛。則不相賊。貴不敖賤。詐不欺愚。凡天下禍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仁者譽之。然而今天下之士。君臣相愛。則惠忠。父子相愛。則慈孝。兄弟相愛。則和調。天下之人皆相愛。強不執弱。眾不劫寡。富不侮貧。子墨子曰。然乃若兼則善矣。雖然天下之難物。于故曰。子墨子言曰。天下之士君子。特不識其

利辯其故也。今若夫攻城野戰，殺身為名，此天下百姓之所皆難也。苟君說之，則士衆能為之。況於兼相愛交相利，則與此異。夫愛人者，人必從而愛之；利人者，人必從而利之；惡人者，人必從而惡之；害人者，人必從而害之。此何難之有？特上弗以為政，士不以為行故也。昔者晉文公好士之惡衣，故文公之臣皆羊之裘、韋以帶、錢練帛之冠，人以見於君，出以踐朝。是其故何也？君說之，故臣為之也。昔者楚靈王好士細腰，故靈王之臣皆以一飯為節，肱息然後帶，扶墻

危疑色

茂卿云
曰衍

然後起。比期年，朝有鰲黑之危，是其故何也？君說之，故臣能之也。昔者越王勾踐好士之勇，教馴其臣和合之焚舟失火，試其士曰：越國之寶盡在此。越王親自鼓其士而進之，曰：士聞鼓音，破碎亂行，蹈火而死者，左右百人有餘。越王擊金而退之，是故子墨子言曰：乃若夫少食惡衣，殺身而為名，此天下百姓之所皆難也。若苟君說之，則衆能為之。況兼相愛交相利與此異矣。夫愛人者，人亦從而愛之；利人者，人亦從而利之；惡人者，人亦從而惡之；害人者，人亦從而害之。

此何難之有焉。特上不以為政而士不以為行故也。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曰。然乃若兼則善矣。雖然不可行之物也。譬若挈太山越河濟也。子墨子言是非其譬也。夫挈太山而越河濟。可謂畢劫有力矣。自古及今未有能行之者也。况乎兼相愛交相利。則與此異。古者聖王行之。何以知其然。古者禹治天下。西為西河。漁竇以泄渠。孫皇之水。北為防原。派注后之邸。滹沱之竇。洒為底柱。鑿為龍門。以利燕代。胡貉與西河之民。東方漏之陸。防孟諸之澤。灑為九澮。以捷東

下大劫作強

土之水。以利冀州之民。南為江漢淮汝。東流之注五湖之處。以利楚荆越與南夷之民。此言禹之事。吾今行兼矣。昔者文王之治西土。若日若月。乍光于四方。于西土不為大國侮小國。不為衆庶侮鰥寡。不為暴勢奪穡人黍稷狗彘。天爵臨文王慈。是以老而無子者。有所得終其壽。連獨無兄弟者。有所雜於生人間。少失其父母者。有所放依而長。此文王之事。則吾今行兼矣。昔者武王將事泰山。隧傳曰。泰山有道。曾孫周王有事。大事既獲。仁人尚作。以祇商夏。變美醜。

貉雖有周親。不若仁人。萬方罪。維予一人。此言武王之
 事。吾今行兼矣。是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君子。
 忠實欲天下之士富而惡其貧。欲天下之治而惡其
 亂。當兼相愛交相利。此聖王之法。天下之治道也。不
 可不務為也。

兼愛下

子墨子言曰。仁人之事者。必務求興天下之利。除天
 下之害。然當今之時。天下之害。孰為大。曰。若大國之
 攻小國也。大家之亂小家也。強之劫弱。眾之暴寡。詐

交

從下夫上自下當有生

之謀。愚貴之敖賤。此天下之害也。又與為人君者之
 不惠也。臣者之不忠也。父者之不慈也。子者之不孝
 也。此又天下之害也。又與今人之賊人。執其兵刃毒
 藥水火。以文相虧賊。此又天下之害也。姑嘗本原若
 眾害之所自。此胡自生。此自愛人利人生與。即必曰
 非然也。必曰從惡人賊人生分名乎。天下惡人而賊
 人者。兼與別與。即必別也。然即之交別者。果生天下
 之大害者與。是故別非也。子墨子曰。非人者。必有以
 易之。若非人而無以易之。譬之猶以水救水也。其說

為

將必無可焉。是故子墨子曰：兼以易別，然即兼之可以易別之故何也？曰：藉為人之國，若其國夫誰獨舉其國以攻人之國者哉？為彼者由為已也。為人之都，若為其都，夫誰獨舉其都以伐人之都者哉？為彼猶為已也。為人之家，若為其家，夫誰獨舉其家以亂人之家者哉？為彼猶為已也。然即國都不相攻伐，人家不相亂賊，此天下之害與？天下之利與？即必曰：天下之利也。姑嘗本原若衆利之所自生，此胡自生？此自惡人賊人生與？即必曰：非然也。必曰：從愛人利人生。

鄉

分名乎？天下愛人而利人者，別與兼與？即必曰：兼也。然即之交兼者，果生天下之大利者與？是故子墨子曰：兼是也。且卿吾本言曰：仁人之事者，必務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今吾本原兼之所生，天下之大利者也。吾本原別之所生，天下之大害者也。是故子墨子曰：別非而兼是者，出乎若方也。今吾將正求興天下之利而取之，以兼為正，是以聰耳明目相為視聽乎？是以股肱畢強相為動為宰乎？而有道肆相教誨，是以老而無妻子者，有所侍養，以終其壽，幼弱孤

一本下為字無可從

下文事作士。

睹下並同

童之無父母者有所放依以長其身。今唯母以兼為正。即若其利也。不識天下之事所以皆聞兼而非者。其故何也。然而天下之士非兼者之言猶未止也。曰：即善矣。雖然豈可用哉。子墨子曰：用而不可難哉。亦將非之。且焉有義而不可用者。姑嘗兩而進之。誰以為二士。使其一士者執別。使其一士者執兼。是故別士之言曰：吾豈能為吾友之身。若為吾身。為吾友之親。若為吾親。是故退睹其友。飢即不食。寒即不衣。疾病不侍養。死喪不葬埋。別士之言若此。行若此。兼士

義一作善

之言不然。行亦不然。曰：吾聞為高士於天下者。必為其友之身。若為其身。為其友之親。若為其親。然後可以為高士於天下。是故退睹其友。飢則食之。寒則衣之。疾病侍養之。死喪葬埋之。兼士之言若此。行若此。若之二士者。言相非而行相反。與當使若二士者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猶合符節也。無言而不行也。然即敢問。今有平原廣野於此。被甲嬰冑。將往戰。死生之權。未可識也。又有君大夫之遠使於巴越齊荆。往來及否。未及否。未可識也。然即敢問。不識將擇

擇之一作惡之

之家室奉承親戚提挈妻子而寄託之不識於兼之
有是乎於別之有是乎哉以為當其於此也天下無
愚夫愚婦雖非兼之人必寄託之於兼之有是也此
言而非兼擇即取兼即此言兼費也不識天下之士
所以皆聞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然而天下之士非
兼者之言猶未止也曰意可以擇士而不可以擇君
子姑嘗兩而進之誰以為二君使其一君者執兼使
其一君者執別是故別君之言曰吾惡能為吾萬民
之身若為吾身此泰非天下之情也人之生乎地上

以下文推
之言兼費
當作言行
拂

疫

常疑當

之無幾何也譬之猶馳駟而過隙也是故退睹其萬
民飢即不食寒即不衣疾病不侍養死喪不葬埋別
君之言若此行若此兼君之言不然行亦不然曰吾
聞為明君於天下者是故退睹萬民飢即食之寒即
衣之疾病侍養之死喪葬埋之兼君之言若此行若
此然即交若之二君者言相非而行相反與常使若
二君者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猶合符節也無
言而不行也然即敢問今歲有癘疫萬民多有勤苦
凍餒轉死溝壑中者既已眾矣不識將擇之二君者

民一作夫是

以上文推
之擇即下
脫取兼

將何從也。我以為當其於此也。天下無愚民。愚婦雖非兼君。必從兼君是也。言而非兼。擇即此言行拂也。不識天下所以皆聞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然而天下之士非兼者之言也。猶未止也。曰兼即仁矣。義矣。雖然。豈可為哉。吾譬兼之不可為也。猶挈泰山以越江河也。故兼者直願之也。夫豈可為之物哉。子墨子曰。夫挈泰山以超江河。自古之及今。生民而來。未嘗有也。今若夫兼相愛交相利。此自先聖六王者親行之。何知先聖六王之親行之也。子墨子曰。吾非與之

並世同時親聞其聲見其色也。以其所書於竹帛。鏤於金石。琢於槃盂。傳遺後世子孫者知之。秦誓曰。文王若日若月。乍照光于四方。于西土。即此言文王之兼愛天下之博大也。譬之日月兼照天下之無有私也。即此文王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文王取法焉。且不唯秦誓為然。雖禹誓即亦猶是也。禹曰。濟濟有衆。咸聽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稱亂。蠢茲有苗。用天之罰。若子既率爾群。對諸群以征有苗。禹之征有苗也。非以求以重富貴。于福祿。樂耳目也。以求與天

下以衍

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即此禹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禹求焉。且不唯禹誓為然。雖湯說即亦猶是也。湯曰。惟予小子履。敢用玄牡。告于上天后。曰。今天大旱。即當朕身。履未知得罪于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簡在帝心。萬方有罪。即當朕身。朕身有罪。無及萬方。即此言湯貴為天子。富有天下。然且不憚以身為犧牲。以祠說于上帝鬼神。即此湯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湯取法焉。且不唯誓命與湯說為然。周詩即亦猶是也。周詩曰。王道蕩蕩。不偏不黨。

犧

后脫土

王道平平。不黨不偏。其直若矢。其易若底。君子之所履。小人之所視。若吾言非語道之謂也。古者文武為正均分。賞賢罰暴。勿有親戚弟兄之所阿。即此文武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文武取法焉。不識天下之人。所以皆聞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然而天下之非兼者之言。猶未止。曰。意不忠親之利。而害為孝乎。子墨子曰。姑嘗本原之。孝子之為親度者。吾不識孝子之為親度者。亦欲人愛利其親與。意欲人之惡賊其親與。以說觀之。即欲人之愛利其親也。然即吾

惡先從事即得此。若我先從事乎利人之親。然後人報我以愛利吾親乎。意我先從事乎惡人之親。然後人報我以愛利吾親乎。即必吾先從事乎愛利人之親。然後人報我以愛利吾親也。然即之交孝子者。果不得已乎。毋先從事愛利人之親者。與意以天下之孝子為過而不足以為正乎。姑嘗本原之。先王之所書。大雅之所道曰。無言而不讎。無德而不報。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即此言愛人者必見愛也。而惡人者必見惡也。不識天下之士所以皆聞兼而非之者。其故

過一作遇
或曰當作
愚

也一作乎

何也。意以為難而不可為邪。嘗有難此而可為者。昔荆靈王好小腰。當靈王之身。荆國之士。飯不踰乎一固。據而後興。扶垣而後行。故約食為其難為也。然後為而靈王說之。未踰於世而民可移也。即求以鄉其上。也。昔者越王勾踐好勇。教其士臣三年。以其知為未足以知之也。焚舟失火。鼓而進之。其士偃前列。伏水火而死者。不可勝數也。當此之時。不鼓而退也。越國之士。可謂顛矣。故焚身為其難為也。然後為之。越王說之。未踰於世而民可移也。即求以鄉其上。也。昔

當此時石鼓而退也。荆國之可謂顛矣。
右墨子兼愛篇下。知本二十八。行。
按字典顛之。膝切音戰。廣韻。四支寒動也。

者晉文公好苴服。當文公之時。晉國之士。大布之衣。
羴羊之裘。練帛之冠。且苴之屨。入見文公。出以踐之。
朝。故苴服爲其難爲也。然後爲而文公說之。未踰於
世而民可移也。卽求以鄉其上也。是故約食。焚舟。苴
服。此天下之至爲難也。然後爲而上說之。未踰於世
而民可移也。何故也。卽求以鄉其上也。今若夫兼相
利。此其有利且易爲也。不可勝計也。我以為則無有
上說之者而已矣。苟有上說之者。勸之以賞譽。威之
以刑罰。我以為人之於就兼相愛交相利也。譬之猶

火之就上。水之就下也。不可防止於天下。故兼者。聖
王之道也。王公大人之所以安也。萬民衣食之所以
足也。故君子莫若審兼而務行之。爲人君必惠。爲人
臣必忠。爲人父必慈。爲人子必孝。爲人兄必友。爲人
弟必悌。故君子莫若欲爲惠。君忠。臣慈。父孝。子友。兄
悌。弟。當若兼之不可不行也。此聖王之道而萬民之
大利也。

非攻上

今有一人入人園圃。竊其桃李。衆聞則非之。上爲政

者得則罰之。此何也。以虧人自利也。至攘人犬豕雞豚者。其不義又甚。入人園圃竊桃李。是何故也。以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罪益厚。至入欄廐取人馬牛者。其不仁義又甚。攘人犬豕雞豚。此何故也。以其虧人愈多。苟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罪益厚。至殺不辜人也。把其衣。喪取戈劍者。其不義又甚。入人欄廐取人馬牛。此何故也。以其虧人愈多。苟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矣。罪益厚。當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謂之不義。今至大為攻國。則弗知非。從而譽之。謂之義。此

把一作把 裘

人

以上脫必
人下脫為

何謂知義與不義之別乎。殺一人。謂之不義。必有一死罪矣。若以此說。往殺十人。十重不義。必有十死罪矣。殺百人。百重不義。必有百死罪矣。當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謂之不義。今至大為不義攻國。則弗之而非。從而譽之。謂之義。情不知其不義也。故書其言以遺後世。若知其不義也。夫奚說書其不義以遺後世哉。今有人於此。少見黑曰黑。多見黑曰白。則以此人不知白黑之辯矣。少嘗苦曰苦。多嘗苦曰甘。則必以此人為不知甘苦之辯矣。今小為非。則知而非

一本無知字

之。大為非攻國。則不知而非。從而譽之。謂之知義。此可謂知義與不義之辯乎。是以知天下之君子也。辯義與不義之亂也。

非攻中

譽上疑脫毀字

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為政於國家者。情欲譽之。審賞罰之。當刑政之。不過失。是故子墨子曰。古者有語。謀而不得。則以往知來。以見知隱。謀若此。可得而知矣。今師徒唯母興起。冬行恐寒。夏行恐暑。此不可以冬夏為者也。春則廢民耕稼樹藝。秋則廢民穫

母語辭

道下二有之字

反一作及下同

歛。今唯母廢一時。則百姓飢寒凍餒而死者。不可勝數。今嘗計軍上。竹箭羽旄。幄幕甲盾。撥劫往而靡弊。腑冷不反者。不可勝數。又與矛戟戈劍乘車。其列往碎折靡弊而不反者。不可勝數。與其馬牛肥而往。瘠而反。往死亡而不反者。不可勝數。與其涂道脩遠。糧食輟絕而不繼。百姓死者。不可勝數也。與其居處之不安。食飯之不時。飢飽之不節。百姓之道疾病而死者。不可勝數。喪師多不可勝數。喪師盡不可勝計。則是鬼神之喪其主后。亦不可勝數。國家發政。奪民之

用廢民之利若此甚衆然而何為為之曰我貪伐勝之名及得之利故為之子墨子言曰計其所自勝無所可用也計其所得反不如所喪者之多今攻三里之城七里之郭攻此不用銳且無殺而徒得此然也殺人多必數於萬寡必數於千然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且可得也今萬乘之國虛數於千不勝而人廣衍數於萬不勝而辟然則土地者所有餘也王民者所不足也今盡王民之歿嚴下上之患以爭虛城則是棄所不足而重所有餘也為政若此非國之務者

春臺云而人當作而入

千一作十

也節攻戰者也言南則荆吳之王北則齊晉之君始封於天下之時其土地之方未至有數百里也人徒之衆未至有數千萬人也以攻戰之故土地之博至有數千里也人徒之衆至有數百萬人故當攻戰而不可為也子墨子言曰雖四五國則得利焉猶謂之非行道也譬若醫之藥人之有病者然今有醫於此和合其祝藥之于天下之有病者而藥之萬人食此若醫四五人得利焉猶謂之非行藥也故孝子不以食其親忠臣不以食其君古者封國於天下尚者以

春臺云祝及藥下之之恐衍

耳之所聞。近者以目之所見。以攻戰亡者。不可勝數。何以知其然也。東方有莒之國者。其爲國甚小。間於大國之間。不敬事於大。大國亦弗之從而愛利。是以東者。越人夾削其壤地。西者。齊人兼而有之。計莒之所以亡於齊。越之間者。以是攻戰也。雖南者。陳蔡其所以亡於吳。越之間者。亦以攻戰。雖北者。且一不著何。其所以亡於燕。代。胡。貉之間者。亦以攻戰也。是故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情欲得而惡失。欲安而惡危。故當攻戰而不可不非。飾攻戰者之言曰。彼不

且一不著何五字作甲
山諸國潛本

苦一作若

能收用彼衆。是故亡。我能收用我衆。以此攻戰於天下。誰敢不賓服哉。子墨子言曰。子雖能收用子之衆。子豈苦古者吳闔閭哉。古者吳闔閭。教七年。奉甲執兵。奔三百里。而舍焉。次注林。出於宜隘之徑。戰於柏舉。中楚國而朝宋。與及魯。至夫差之身。北而攻齊。舍於汶上。戰於艾陵。大敗齊人。而葆之大山。東而攻越。濟三江五湖。而葆之會稽。九夷之國。莫不賓服。於是退不能賞。孤施舍群萌。自恃其力。伐其功。譽其智。怠於教。遂築姑蘇之臺。七年不成。及若此。則吳有離罷。

之心。越王勾踐視吳上下不相得。收其衆以復其讐。入北郭。徙大內。圍王宮。而吳國以亡。昔者晉有六將軍。而智伯莫爲強焉。計其土地之博。人徒之衆。欲以抗諸侯。以爲英名。攻戰之速。故差論其爪牙之士。皆列舟車之衆。以攻中行氏。而有之。以其謀爲既已足矣。又攻茲范氏。而大敗之。并三家以爲一家。而不止。又圍趙襄子於晉陽。及若此。則韓魏亦相從而謀曰。古者有語。唇亡則齒寒。趙氏朝亡。我夕從之。趙氏夕亡。吾朝從之。詩曰。魚水不務。陸將何及乎。是以三主

蓋疑蓋

之君。一心戮力。辟門除道。奉甲興士。韓魏自外。趙氏自內。擊智伯。大敗之。是故子墨子言曰。古者有語曰。君子不鏡於水。而鏡於人。鏡於水。見面之容。鏡於人。則知吉與凶。今以攻戰爲利。則蓋嘗鑒之於智伯之事乎。此其爲不吉而凶。既可得而知矣。

非攻下

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所譽善者。其說將何爲。其上中天之利。而中中鬼之利。而下中人之利。故譽之。與意亡。非爲其上中天之利。而中中鬼之利。而下中人之

免上一有不字恐非

之利故譽之與雖使下之愚人必曰將為其上中天
之利而中中鬼之利而下中人之利故譽之今天
下之所同養者聖王之法也今天下之諸侯將猶多
皆免攻伐并兼則是有譽善之名而不察其實也此
譬猶盲者之與人同命白黑之名而不能分其物也
則豈謂有別哉是故古之知者之為天下度也必順
慮其義而後為之行是以動則不疑速通成得其所
欲而順天鬼百姓之利則知者之道也是故古之仁
人有天下者必反大國之說一天下之和總四海之
內焉率天下之百姓以農臣事上帝山川鬼神利人

從上文某當其一作
作其 比一作皆

役一作殺

撓

墮一作墜

桂一作柱

殫一作譚

多功故又大是以天賞之鬼富之人譽之使貴為天
子富有天下名參乎天地至今不廢此則知者之道
也先王之所以有天下者也今王公大人天下之諸
侯則不然將必皆差論其爪牙之士比列其舟車之
卒伍於此為堅甲利兵以往攻伐無罪之國入其國
家邊境芟刈其禾稼斬其樹木墮其城郭以湮其溝
池攘殺其牲牲燔潰其祖廟勁役其萬民覆其老弱
遷其重器卒進而桂乎闕曰外命為上多殺次之身
傷者為下又况先列比撓乎哉罪死無赦以殫其衆

墨之

卷之二

五

咸東書坊

無衍

夫無兼國覆軍。賊虐萬民。以亂聖人之緒。意將以為利天乎。夫取天之人。以攻天之邑。此刺殺天民。剝振神之位。傾覆社稷。攘殺其犧牲。則此上不中天之利矣。意將以為利鬼乎。夫利之神滅。鬼神之主廢。滅先王賊虐萬民。百姓離散。則此中不中鬼之利矣。意將以為利人乎。夫殺之人。為利人也博矣。又計其費。此為周生之本。竭天下百姓之財用。不可勝數也。則此下不中人之利矣。今夫師者之相。為不利者也。曰將不勇。士不分。兵不利。教不習。師不眾。卒不利。和威不

利之神疑有脫誤

利和之利疑衍

卒一作足

當一作當

圍害之不久。爭之不疾。孫之不強。植心不堅。與國諸侯疑。與國諸侯疑。則敵生慮而意羸矣。偏具此物而致從事焉。則是國家失卒。而百姓易務也。今不當觀其說。好攻伐之國。若使中興師。君子庶人也。必且數千徒。倍十萬。然後足以師而動矣。久者數歲。速者數月。是上不暇聽治。士不暇治其官府。農夫不暇稼穡。婦人不暇紡績織紉。則是國家失卒。而百姓易務也。然而又與其車馬之罷弊也。慢幕帷蓋。三軍之用。甲兵之備。五分而得其一。則猶為序疏矣。然而又與其

擬下文罰當作伐

散亡道路。道路遼遠。糧食不繼。僚食飲之時。則役以此飢寒凍餒疾病。而轉歿溝壑中者。不可勝計也。此其為不利於人也。天下之害厚矣。而王公大人樂而行之。則此樂賊滅天下之萬民也。豈不悖哉。今天下好戰之國。齊晉楚越。若使此四國者。得意於天下。此皆十倍其國之衆。而未能食其地也。是人不足而地有餘也。今又以爭地之故而反相賊也。然則是虧不足而重有餘也。今逮夫好攻伐之君。又飾其說以非。子墨子曰。以攻罰之為不義。非利物與。昔者禹征有

所

振疑震字說校注
曰同震

軫疑詒
御忠御誤

大疑大誤

若瑾以下
十字疑有
脫誤

苗湯伐桀。武王伐紂。此皆立為聖王。是何故也。子墨子曰。子未察吾言之類。未明其故者也。彼非所謂攻。謂誅也。昔者有三苗大亂。天命殛之。日妖宵出。雨血三朝。龍生廟。大哭乎市。夏冰地坼及泉。五穀變化。民乃大振。高陽乃命玄宮禹。親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四電誘祗有神。人面鳥身。若瑾以侍。搃矢有苗之祥。苗師大亂。后乃遂饑。禹既已克有三苗焉。磨為山川。別物上下。卿制大極。而神民不違。天下乃靜。則此禹之所以征有苗也。逮至乎夏王桀。天有軫命。日月不

墨子全書卷之三
二十七
咸東書坊

尔雅云堪勝也

堪數同

薄臺同

時寒暑雜至。五穀焦死。鬼呼國。鶴鳴。十夕餘。乃命湯於鏹宮。用受夏之大命。夏德大亂。予既卒其命於天矣。往而誅之。必使汝堪之。湯焉敢奉率其衆。是以鄉有夏之境。帝乃使陰暴毀有夏之城。少少有神來告曰。夏德大亂。往攻之。予必使汝大堪之。予既受命於天。天命融隆。火于夏之城。間西北之隅。湯奉桀衆以克。有屬諸侯於薄。薦章天命。通于四方。而天下諸侯莫敢不賓服。則此湯之所以誅桀也。逮至乎商王紂。天不序其德。祀用失時。兼夜中十日雨。王于薄。九鼎

霄

平昆賚

宋一引來

藝文作錄圖

漬一作漬

及一作反

遷止。婦妖霄出。有鬼宵吟。有女爲男。天雨肉。棘生乎國。道王兄自縱也。赤鳥銜珪。降周之岐。社曰。天命周文王。伐殷有國。泰顛來賓。河出綠圖。地出乘黃。武王踐功。夢見三神。予既沉漬。殷紂于酒德矣。往攻之。予必使汝大堪之。武王乃攻狂夫。及商之周。天賜武王黃鳥之旗。王既已克殷。成帝之來。分主諸神。祀紂先王。通維四夷。而天下莫不賓焉。襲湯之緒。此即武王之所以誅紂也。若以此三聖王者觀之。則非所謂攻也。所謂誅也。則夫好攻伐之君。又飾其說以非子墨

墨子卷之三 卷之三 三十一 城東書坊

子

墨子全書卷之二
 子曰。以以攻伐為不義。非利物與。昔者楚熊麗始封。此睢山之間。越王緊虧。出自有遽。始邦於越。唐叔與呂尚。邦齊晉。此皆地方數百里。今以并國之故。四分天下而有之。是故何也。子墨子曰。子未察吾言之類。未明其故者也。古者天子之始封諸侯也。萬有餘。今以并國之故。萬國有餘皆滅。而四國獨立。此譬猶醫之藥。萬有餘人。而四人愈也。則不可謂良醫矣。則夫好攻伐之君。又飾其說曰。我非以金玉子女壤地為不足也。我欲以義名立於天下。以德求諸侯也。子墨

求一作來

傳疑博說

子曰。今若有能以義名立於天下。以德來諸侯者。天下之服可立而待也。夫天下處攻伐久矣。譬若傳子之為馬然。今若有能信効先利天下諸侯者。大國之不義也。則同憂之。大國之攻小國也。則同救之。小國城郭之不全也。必使修之。布粟之絕。則委之。幣帛不足。則共之。以此効大國。則小國之君說。人勞我逸。則我甲兵強。寬以惠。緩易急。民必移易。攻伐以治我國。攻必倍。量我師舉之費。以諍諸侯之斃。則必可得而序利焉。督以正義。其名必務。寬吾眾。信吾師。以此授

墨子全書卷之二
 城東
 城東

諸侯之師。則天下無敵矣。其爲下不可勝數也。此天下之利。而王公大人不知而用。則此可謂不知利天下之巨務矣。是故子墨子曰。今且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情將欲求與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當若繁爲攻伐。此實天下之巨害也。今欲爲仁義。求爲上士。尚欲中聖王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故當若非攻之爲說。而將不可察者此也。

尚上同

節用上

聖人爲政一國。一國可倍也。大之爲政天下。天下可

不下文無
使一作便

倍也。其倍之。非外取地也。因其國家。去其無足以倍之。聖王爲政。其發令興事。使民用財也。無不加用而爲者。是故用財不費。用德不勞。其興利多矣。其爲衣裘。何以爲。冬以圍寒。夏以圍暑。凡爲衣裳之道。冬加溫。夏加清者。芋組不加者去之。其爲宮室。何以爲。冬以圍風寒。夏以圍暑雨。有盜賊加固者。芋組不加者去之。則爲甲盾五兵。何以爲。以圍寇亂盜賊。若有寇亂盜賊。有甲盾五兵者勝。無有不勝。是故聖人作爲甲盾五兵。凡爲甲盾五兵。加輕以利。堅而難折者。芋

民疑用

組不加者去之。其爲舟車何以爲。舟車以行陵陸。舟以行川谷。以通四方之利。凡爲舟車之道。加輕以利者。芋組不加者去之。凡其爲此物也。無加用而爲者。是故用財不費。民德不勞。其興利多。有去大人之好聚珠玉鳥獸犬馬。以益衣裳宮室甲盾五兵舟車之數。於數倍乎。若則不難。故孰爲難倍。唯人爲難倍。然人有可倍也。昔聖王爲法曰。丈夫年二十。毋敢不處家。女子年十五。毋敢不事人。此聖王之法也。聖王旣沒。於民次也。其欲蚤處家者。有所二十年處家。其欲晚

有疑衍

處家者。有所四十年處家。以其蚤與其晚相踐。後聖王之法。十年若純三年而字。子生可以二三年矣。此惟不使民蚤處家而可以倍與。且不然已。今天下爲政者。其所以寡人之道多。其使民勞。其籍歛厚。民財不足。凍餓死者。不可勝數也。且大人惟毋興師以攻伐鄰國。久者終年。速者數月。男女久不相見。此所以寡人之道也。與居處不安。飲食不時。作疾病死者。有與侵就。後索攻城野戰死者。不可勝數。此不令爲政者。所以寡人之道。數術而起。與聖人爲政。將無此不

將一作特

後一作接

聖人為政。其所以衆人之道。亦數術而起。與。故子墨子曰。去無用之。聖王之道。天下之大利也。

節用中

子墨子言曰。古者明王聖人所以王天下正諸侯者。彼其愛民謹忠。利民謹厚。忠信相連。又示之以利。是以終身不饜歿。二十而不卷。古者明王聖人其所以王天下正諸侯者。此也。是故古者聖王制為節用之法。曰。凡天下群百工輪車鞮鞣陶冶梓匠。使各從事其所能。曰。凡足以奉給民用。諸加費不加民利。則止。

歿疑役

古者聖王制為飲食之法。曰。足以充虛繼氣。強股肱。

耳目聰明則止。不極五味之調。芬香之和。不致遠國。

珍恢異物。何以知其然。古者堯治天下。南撫交趾。北。

降幽都。東西至日所出入。莫不賓服。逮至其厚愛。黍。

稷不二。羨。藪不重。飲於土。墉。啜於土。形。斗以酌。俛仰。

周旋威儀之禮。聖王弗為。古者聖王制為衣服之法。

曰。冬服紺緞之衣。輕且暖。夏服絺綌之衣。輕且清。則。

止。諸加費不加於民利者。聖王弗為。古者聖王為猛禽。

狡獸。暴人害民。於是教民以兵。行日帶劍。為刺則入。

恢疑怪

二或同

王

擊則斷。旁擊而不折。此劍之利也。甲為衣則輕且利。動則兵且從。此甲之利也。車為服重致遠。乘之則安。引之則利。安以不傷人。利以速至。此車之利也。古者聖王為大川廣谷之不可濟。於是制為舟楫。足以將之。則止。雖上者三公諸侯。至舟楫不易。津人不飾。此舟之利也。古者聖王制為節葬之法。曰：衣三領。足以朽肉。棺三寸。足以朽骸。堀穴深。不通於泉流。不發洩。則止。死者既葬。生者毋久喪用哀。古者人之始生。未有宮室之時。因陵丘堀穴而處焉。聖王慮之。以為堀

上作王

重葭薰

穴。曰：冬可以辟風寒。逮夏下潤濕。上重蒸。恐傷民之氣。於是作為宮室而利。然則為宮室之法。將奈何哉。子墨子曰：其旁可以圍風寒。上可以圍雪霜雨露。其中蠲潔可以祭祀。宮墻足以為男女之別。則止。諸加費不加民利者。聖王弗為。

節葬下

子墨子言曰：仁者之為天下度也。辟之無以異乎孝子之為親度也。今孝子之為親度也。將奈何哉。曰：親貧。則從事乎富之。人民寡。則從事乎眾之。眾亂。則從

事乎治之。當其於此也。亦有力不足財不贍智不智。然後已矣。無敢舍餘力。隱謀遺利而不為親為之者矣。若二務。孝子之為親度也。既若此矣。雖仁者之為天下度。亦猶此也。曰天下貧。則從事乎富之。人民寡。則從事乎衆之。衆而亂。則從事乎治之。當其於此。亦有力不足財不贍智不智。然後已矣。無敢舍餘力。隱謀遺利而不為天下為之者矣。若二務者。此仁者之為天下度。既若此矣。今逮至昔者。三代聖王既沒。天下失義。後世之君子。或以厚葬久喪。以為仁也。義也。

反

孝子之事也。或以厚葬久喪。以為非仁義。非孝子之事也。曰二子者。言則相非。行即相反。皆曰吾上祖述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者也。而言即相非。行即相友。於此乎。後世之君子。皆疑惑乎二子者言也。若苟疑惑乎之二子者言。然則姑嘗傳而為政乎。國家萬民而觀之。計厚葬久喪。奚當此三利者。我意若使法其言。用其謀。厚葬久喪。實可以富貧衆寡。定危治亂乎。此仁也。義也。孝子之事。為人謀者。不可不動也。仁者將來興天下。誰霸而使民譽之。終勿廢也。意亦使法其

擬下文動當作勸

又刺當作求與下疑脫之

別本作賈

自為志至
事也六十
四字衍

言用其謀。厚葬久喪。實不可以富貧眾寡。定危治亂。乎此非仁。非義。非孝子之事也。為人謀者不可不勸也。仁者將興之。天下誰霸。而使民譽之。終勿廢也。意亦使法其言。用其謀。厚葬久喪。實不可以富貧眾寡。定危理亂乎。此非仁。非義。非孝之事也。為人謀者不可不沮也。仁者將求。除之。天下相廢。而使人非之。終身勿為。是故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今國家百姓之不治也。自古及今。未嘗之有也。何以知其然也。今天下之士君子。將猶多。皆疑惑厚葬久喪之為中是。

存蓋在字意

正疑匹 乎上似脫存

車疑庫
校注推同疑

非利害也。故子墨子言曰。然則姑嘗稽之。今唯母法。執厚葬久喪者言。以為事乎國家。此存乎。王公大人有喪者。曰。棺槨必重。葬埋必厚。衣衾必多。文繡必繁。丘隴必巨。存乎正。夫賤人死者。殆竭家室乎。諸侯死者。虛車府。然後金玉珠璣比乎身。綸組節約車馬。藏乎壙。又必多為屋幕。鼎鼓几。挺壺。濫戈。劔羽。旄齒。革寢而埋之。滿意若送從。曰。天子殺殉。眾者數百。寡者數十。將軍大夫殺殉。眾者數十。寡者數人。處喪之法。將奈何哉。曰。哭泣不秩。聲翁。縗經垂涕。處倚廬。寢。

墨子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城東書坊

不校注作

苦

限字校云
當作陳若
飯之訓既
言面瘦接
也從虛說云
至篇有環字
先外切云瘦
也

昔枕出。又相率強不食而為飢。不衣而為寒。使面目陷隤。顏色黧黑。耳目不聰明。手足不勁強。不可用也。又曰。上士之操喪也。必扶而能起。杖而能行。以此共三年。若法若言。行若道。使王公大人。行此則必不能蚤朝。五官六府。辟草木實倉廩。使農夫行此則必不能蚤出夜入。耕稼樹藝。使百工行此則必不能修舟車為器皿矣。使婦人行此則必不能夙興夜寢。紡績織紉。細計厚葬。為多埋賦之財者也。計久喪為久禁從事者也。財以成者。扶而埋之。後得生者。而久禁之。

財以之與已同

惟無惟母同

五疑行

俱任同

以此求富。此譬猶禁耕而求獲也。富之說無可得焉。是故以求富家而既已不可矣。欲以衆人民意者。可邪。其說又不可矣。今惟無以厚葬久喪者為政。君死喪之三年。父母死喪之三年。妻與後子死者。五皆喪之三年。然後伯父叔父兄弟孽子。其族人五月。姑姊甥舅。皆有月數。則毀瘠必有制矣。使面目陷隤。顏色黧黑。耳目不聰明。手足不勁強。不可用也。又曰。上士操喪也。必扶而能起。杖而能行。以此共三年。若法若言。行若道。苟其飢約。又若此矣。是故百姓冬不飢寒。

其甚同。又出公孟篇作期。又出公孟篇作期。

卷之三十一 禮記卷之三十一 喪禮 第三十一

夏不仇暑。作疾病死者不可勝計也。此其為敗男女之交多矣。以此求衆。譬猶使人負劍而求其壽也。衆之說無可得焉。是故求以衆人民而既以不可矣。欲以治刑政。意者可乎。其說又不可矣。今惟無以厚葬久喪者為政。國家必貧。人民必寡。刑政必亂。若法若言行若道。使為上者行此。則不能聽治。使為下者行此。則不能從事。上不聽治。刑政必亂。下不行從事。衣食之財必不足。若苟不足。為人弟者求其兄而不得。不第弟必將怨其兄矣。為人子者求其親而不得。不

行恐能

春聖曰先恐夫或矣

二或恐二

衆一作眾

孝子。必是怨其親矣。為人臣者求之君而不得。不忠。臣必且亂其上矣。是以僻淫邪行之民。出則無衣也。入則無食也。內。奚吾並為淫暴而不可勝禁也。是故盜賊衆而治者寡。先衆盜賊而寡治者。以此求治。譬猶使人三衆而母負已也。治之說無可得焉。是故求以治刑政。而既已不可矣。欲以禁止大國之攻小國也。意者可邪。其說又不可矣。是故昔者聖王既沒。天下失義。諸侯力征。南有楚越之王。而北有齊晉之君。此皆砥礪其卒伍。以攻伐并兼為政於天下。是故

凡大國之所以不攻小國者。積委多。城郭修。上下調。和。是故大國不者攻者。無積委。城郭不修。上下不調。和。是故大國者攻之。今惟母以厚葬久喪者為政。國家必貧。人民必寡。刑政必亂。若苟貧。是無以為積委也。若苟寡。是城郭溝渠者寡也。若苟亂。是出戰不克。入守不固。此求禁止大國之攻小國也。而既已不可矣。欲以干上帝鬼神之福。意者可邪。其說又不可矣。今惟無以厚葬久喪者為政。國家必貧。人民必寡。刑政必亂。若苟貧。是染盛酒醴不淨潔也。若苟寡。是事

城上脫修

上帝鬼神者寡也。若苟亂。是祭祀不時度也。今又禁止事上帝鬼神。為政若此。上帝鬼神始得從上撫之。曰我有是人也。與無是人也。孰愈。曰我有是人也。與無是人也。無擇也。則惟上帝鬼神降之罪。厲之禍。罰而棄之。則豈不亦乃其所哉。故古聖王制為葬埋之法。曰棺三寸。足以朽體。衣衾三領。足以覆惡。以及其葬也。下母及泉。上母通鼻。龍若參耕之畝。則止矣。死者既以葬矣。生者必無久哭而疾而從事。人為其所能以交相利也。此聖王之法也。今執厚葬久喪者之

按春官之罪為句后之至者之方句意者屬字上脫一字乃字校注以意改作反

穀穀誤从木

校注曰泥当为化寔字之假音也

玉篇云培与坎同

言曰厚葬久喪雖使不可以富貧衆寡定危治亂然此聖王也以道也子墨子曰不然昔者堯北教乎八狄道死葬蛩山之陰衣衾三領穀木之棺葛以緘之既訖而後哭滿培無封已葬而牛馬乘之舜西教乎七戎道死葬南己之市衣衾三領穀木之棺葛以緘之已葬而市人乘之禹東教乎九夷道死葬會稽之山衣衾三領桐棺三寸葛以緘之絞之不合道之不培土地之深下毋及泉上毋通臭既葬收餘壤其上龍若參耕之畝則止矣若以此若三聖王者觀之則

於當作爲

春堂曰即具也

校注曰極当為埴說文云堅土也埴当為埴說文云無埴字言築埴使堅

春堂曰本吾言当作吾本校注作吾本請疑情請一作誠是

校注簡同韻擇同繼假音字

大一作六

撫埴差音通壘未審

厚葬久喪果非聖王之道故三王者皆貴於天子富有天下豈憂財用之不足哉以為如此葬埋之法今王公大人之為葬埋則異於此必大棺中棺革闔三操璧玉即具戈劍鼎鼓壺盥文繡素練大鞅萬領輿馬女樂皆具曰必撫埴差通龍雖凡山陵此為輟民之事靡民之財不可勝計也其為毋用若此矣是故子墨子曰鄉者本吾言曰意亦使法其言用其謀計厚葬久喪請可以富貧衆寡定危治亂乎則仁也義也孝子之事也為人謀者不可不勸也意亦使法其

言用其謀。若人厚葬久喪。實不可以富貧。衆寡定危。治亂乎。則非仁也。非義也。非孝子之事也。爲人謀者。不可不沮也。是故求以富國家。甚得貧焉。欲以衆人。民甚得寡焉。欲以治刑政。甚得亂焉。求以禁止大國。之攻小國也。而既已不可矣。欲以干上帝鬼神之福。又得禍焉。上稽之舜。堯禹湯文武之道。而政逆之下。稽之桀紂幽厲之事。猶合節也。若以此觀。則厚葬久喪。果非聖王之道也。今執厚葬久喪者言曰。厚葬久喪。果非聖王之道。夫胡說中國之君子爲而不已。操

列子有越木國之事
其

校注引太平
廣記作
軫沐云
新論作

而不釋哉。子墨子曰。此所謂便其習而義其俗者也。昔者越之東有軫沐之國者。其長子生。則解而食之。謂之宜弟。其大父歿。負大母而棄之。曰鬼妻。不可與居處。此上以爲政。下以爲俗。爲而不已。操而不釋。則此豈實仁義之道哉。此所謂便其習而義其俗者也。楚之南有炎人國者。其親戚歿。朽其肉而棄之。然後埋其骨。乃成爲孝子。秦之西有儀秉之國者。其親戚歿。聚柴薪而焚之。燠上謂上登遐。然後成爲孝子。此上以爲政。下以爲俗。爲而不已。操而不釋。則此豈實

在義之道哉此所謂便其習而義其俗者也若以若
 三國者觀之則亦猶薄矣若中國之君子觀之則亦
 猶厚矣如彼則大厚如此則大薄然則葬埋之有節
 矣故衣食者人之生利也然且猶尚有節葬埋者人
 之歿利也夫何獨無節於此乎子墨子制為葬埋之
 法曰棺三寸足以朽骨衣三領足以朽肉掘地之深
 下無菹漏氣無發洩於上龍足以朝其所則止矣哭
 往哭來反從事乎衣食之財俾乎祭祀以致孝於親
 故曰子墨子之法不失歿生之利者此也故子墨子

朝一作期

據三說文
 俾飲也快便
 利也

謂輕惜

告疑若

可下脫不

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中謂將欲為仁義求為上士
 上欲中聖王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故當節
 喪之為政而不可察者此也

墨子卷之二

卷之二

四二

或方

